

N耐人寻味

airenxunwei

那些温暖灿若星空

回杨新华

警察入室抓捕嫌疑人时，嫌疑人正跟儿子做游戏。面对惊恐而疑惑的孩子，警察蹲下去和颜悦色地说，叔叔请爸爸去帮一个大忙，要走很长时间，你在家好好学习，乖乖等爸爸回来，好吗？孩子坚定且骄傲地点点头。之后，爸爸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，像朋友一样左右相随离开，直到上了警车才被戴上手铐。

爸爸很感动，如实交代所

有罪行，入狱后努力改造，提前释放。此时，儿子已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。

警察那瞬间的俯身虽然很微小，但无论对于父亲还是儿子，无疑都是人生由此向好而行的巨大拐点。

多年前，我处理过一起邻居间的纠纷案。在我承办此案之前，他们由之而引起的诉讼已经进行好几起。每一场都经历一审二审，而原告都败诉。

这一次也不例外，他一审败诉后上诉，被二审裁定发回重审。庭前阅卷完毕，我不由心中叹息，如果原告不能提供扎实有力的新证据，恐怕还得败诉。

他并非恶人，反而一副典型的忠厚老实的农民形象，他的官司涉及祖辈的宅基地，因为始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，所以他的官司一败再败。

开庭时，对方又提供两个证人，还请了两个律师，他果然

没有新的证据，而且他的发言大多是之前的重复或与争议无关的内容。本来完全可以制止，但我看他孤身只影，忽然心头一软，任由他畅所欲言。

没想到，这一刹那的心头一软竟取得意外的效果。休庭后签字时，他诚恳地跟我说，我早知道我的官司打不赢，我只是想把事说透，但好多时候，往往我刚说到半截就被打断，今天我终于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完了。你判吧，无论什么结果，我都不上诉。

他真的输了，却也真的没有上诉。之后，我与他再无交集。我早已记不起他的名字，但这个案子却时不时地闯进我的记忆，让我感慨不已。我的柔软于他，他的肯定于我，都是那么微不足道，但他由此摆脱了诉讼之累，

而我日后与人交流时更愿多做倾听。

前几天，我去省城办事。当一切就绪，正要交接时，却发现少一张照片，所幸手机里有保存，只要打印出来，就可以了。我只得外出寻找打印店。但一条街快要走完，却连“打印”二字都没发现。心急之下，我贸然冲进一家汽车专营店。

前台的小姑娘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，古道热肠，听我简述来龙去脉后，二话没说，就加了我微信。没出两分钟，照片到手。

我连连感谢，询问费用多少。小姑娘连连摆手，笑意荡漾着说，举手之劳而已。

小姑娘那一抹微笑，久久留在我的脑海，让我感到世间温暖。

那自然涌现的瞬间温暖，像一颗又一颗缀在夜空的星星，抬眼望去，虽然微光萤然，却尽是闪亮黑暗的希望。

J

精粹短文

ingcuiduanwen

简洁是一种最具自信力的表现。“三分卖相，七分打扮”，不少俊男靓女过于迷信这一点，偏有人不买这个账，简简洁洁地穿出了自我，尽管相貌算不上上乘，凭借自然洒脱的举止，添上几多魅力，赢得大家的好感。

简洁又是一种成熟的标记。一个写作新手很在意华丽辞藻的描绘铺设，而只有真正的大手笔，才能做到洗净铅华以至清新隽永的地步。

人生最难达到的境界，或

简洁

回赵路

许就是简洁，一种心绪上的淡泊和宁静。它就在你的内心，而不在千里之外某个阳光灿烂景致迷人的小岛上。李白有诗云：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”而冰心老人之所以永远美丽，是因为她始终童心未泯，崇尚一种“食非精细，居不豪宅”的简单生活。

不要被越来越多的花样饮料所迷惑，要坚信，不管到哪天，最上佳的饮料，恰恰就是纯净水——因为，水才是创造生命滋养生命的最简洁又最重要的活体。



F

非常感受

eichangganshou

“话匣子响了，都起来吧，等会吃过饭还要到地里拾柴火。哎！有一点法都不让你们下地。”太阳刚出来，母亲无奈地喊道。那时家里没有钟表，都是听挂在堂屋门上的有线广播喇叭报时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母亲带着我和姐姐、哥哥在菏泽老家郭鲁生活，父亲远在百里之外的曹县工作。那时我们几个都上学，只有体弱多病的母亲一人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挣工分，秋后生产队分的秫秸、棉柴少得可怜，我家每到年关前后都会出现没柴火烧的窘况。

各自喝了一碗红薯玉米粥，姐姐和二哥各自挎个柳编篮子就出门了，我也吵吵着跟了去。正是寒冬腊月天，走到村庄外面，北风刮得更猛了，那土路都冻裂了缝。“咱到东边的吴庄去吧，那边有个桐树林子落的叶子多！”姐姐跟二哥说。“肯定是吴庄的人来拾过

一捆秫秸柴火

回刘永华

了，要不咋恁干净。”跑到桐树林一看，树下的落叶寥寥无几，二哥边嘟囔边捡拾着树叶说。姐姐发现离树林子远些的地方有被风刮过去的树叶，忙跑过去拾。

我拿着母亲用筷子削的竹扦子扎着地上的桐树叶，等竹扦上的叶子满了，我就把树叶用力往竹扦后面的细绳子上捋。不一会儿绳子上的树叶儿串成一小串了，我拉着走，那长长的树叶串儿看上去就像蠕动着的大毛毛虫。

姐姐的经验是，越是地势高的地方越没有柴火，有坑有洼的地方往往有被风刮过来积存在这里的树叶，姐姐用双手小心地捧起放在篮子里。田垄里有些刚被大风吹过后露出头来的秫秸疙瘩，姐姐和二哥赶紧跑过去拾，唯恐它被风吹跑了。

一直到除夕，我跟着姐姐和二哥每天都到地里去拾柴火。姐姐和二哥的手冻裂了一

道道口子，母亲要烧热水让他们烫，姐姐不肯烫，说烧水还要费柴火。

天空中不时传来爆竹的炸响声。除夕这天，父亲和大哥从百里之外的曹县赶回家过年。父亲带来一个猪头和一些糖果。炮仗，我自然兴高采烈起来，跟着父亲的屁股后面转悠。“今晚你到村西头请你二老虎叔来咱家吃饭！”父亲叮嘱我道。二老虎叔和父亲是发小，他中等个头，方脸黝黑，憨厚少语，和父亲最谈得来。

屋当门的案板上，放着一碗白菜粉条和一碗用猪舌头拌的凉菜。二老虎叔过来后先是往厨房里看了看，然后和父亲打个招呼忽又转身走了。父亲正纳闷间，过一会儿从院子里传来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。原来，二老虎叔从他家里扛了一大捆秫秸柴火回来了。

“厨房里就那么点柴火，过年做饭咋够烧？”二老虎叔边往厨房放柴火边说。父亲和母亲

在一旁激动得不知说啥好，忙拽着他的胳膊往堂屋走。二老虎叔一边坐下一边摘下打着几层补丁的棉帽子，头上立刻升腾起一团白色的雾气：“老哥，无论多难，咱都得过年！”

忽然，姐姐在一旁突然哭了。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三弟，初一过年这天咱不用下地拾柴火了！”也不知怎的，我跟着姐姐竟也哭起来。

后来才知，那时二老虎叔家日子过得比我家还要艰难。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小儿子，全家挤在一间土屋里，全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分些粮食吃，粮食不够吃就在地里挖野菜。但他豪爽仗义，就是自家再困难也要帮衬别人。

几十年的光阴如梭而过，又临春节。每当我做饭打开燃气灶，望着那欢快跳跃着的蓝色火苗儿，就回想起姐姐和哥哥冻裂的手，回想起二老虎叔送的那捆永远温暖着我的秫秸柴火。

云遮日·雪打灯(外二首)

回赵永红

云
遮不了日
只是与日开个玩笑
给日蒙上一个红头巾
想让日重做一回新娘

雪
扑向灯
却灭不了灯
只是做了一个从容的决定
想让自己升华
做一缕青烟
温暖世界

浮躁

思绪跨过高山
越过大海
在缪斯女神像的臂弯里
停留

目光在麻将 扑克边
游走
无垠的旷野
唱着齐秦的歌
早已构思过的散文 游记
成了烂尾
落满一地的银杏叶
金黄

人

人
就像是用火柴棍搭成的魔方
信念和契约支撑着
倏忽间引燃一根
瞬间就会崩塌
留下一束光
还有一把灰烬

